

松濤心記

葉冠東

心記之于我，恰似野兔跳躍中偶然的回顧。回顧某一刻，我曾駐足某一處，那或深或淺的足跡是心理上曾有過的經歷。經歷中，我認識了自己；經歷中，我眺望了自己的前程，于是我又肩上行李踏上漫漫路程。

度假

塵埃滿佈的心鏡到了該拭擦的時候，我協至友在明潭畔的青年活動中心呆了幾天。清晨出門，迎面而來的不再是都市的灰塵，而是一陣清風挾著清晨的露氣。我輕輕地以額頭、鼻尖去享受那些清新。我們踏著草地而行，草梢露晶遂碎于足後，此時明潭尚是濃霧茫茫，于是乘舟出遊，霧起水面，挾風穿越舟窗，同行諸友樂甚，不覺長嘯舒懷，雖相機屢起，然自知不得存景緻之精華，因而讓全心去迎接這種歡愉，讓良辰美景深印腦海裡。

童心

太陽雖已西斜，空氣中却還洋溢著暖和的氣息，一位小女孩

肩著袋子和一位騎著小三輪車的小小男孩進入操場。稱她為小女孩，並不是說她的年紀很小，而是說她的身子很小巧，更難得的是她有一顆童心。她低頭細聲地和小小男孩說的幾句話，接著邁開步子向前跑了幾步，小小男孩騎著小車子在她後面追著，偶而她又轉身回來，一大一小就在夕陽斜照的操場，忽快忽慢，忽左忽右的追逐著，同學喊她時，她停下來，指著那二位同學，告訴那位小小男孩說：「你看！兩位阿姨在那裡，和她們招招手。」

這位小小男孩真幸福，因為他有這麼一位小阿姨肯去和他玩，肯用心靈去愛他。這位小女孩也很幸福，因為她有一顆赤子之心，我想她一定有一個很幸福的

家庭，也因為她有赤子之心，因此更能體會父母兄弟姊妹對她的愛心，更能去欣賞那自然美景。感謝她，因為她使一個不相干的我心中充滿了快樂。

父母心

有那麼一首抒情歌「媽媽」你聽過了嗎？她是這麼唱的：「媽媽！今晚請您不要鎖上大門，我可能晚些才回來……」媽媽聽了，想必感歎良多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，「孩子終於長大了」「孩子，已經長大了」「孩子長大了，以後為父母的可以鬆一口氣，可是心中却有無限的依戀。孩子長大了，免不了要離開父母，以前都是在父母的照顧下長大，如今父母要將子女的手交給「她」或「他」的手，父母這麼說了：「交給你啦！希望你倆以後能共同為創造美滿的家庭而奮鬥。」嘴角雖帶著微笑，淚晶却已在眼角閃動了。

兩岸

河水悠悠，兩岸鷄犬相聞，而民至死不相往來

(一)文一：「啊！我正在奮鬥，但希望有人支持我」

他來自那遙遠的南台灣，火車站、新公園的沉睡是辛酸的往事。辛苦的工作中，他堅持著讀書的信念，終於他完成了高工，淚是滴滴的吞下，痛苦的傾訴化成了午夜的夢迴，家中常常來信

說：錢該寄些回來。

流落異鄉的遊子，白天在社會中求生存，夜靜思迴是嚴峻寡情的故鄉。他無依而迷惑，人在痛苦失望時，常會想起故鄉的雙親，而自己……。

※ ※ ※

「孩子，你怎麼不回家過年？」

「唉！孩子大了，免不了離家遠去，心中雖不願他離開父母，但是孩子是要去求光明的呀！」「我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過來的，一個人沒帶幾個錢又沒什麼技術就茫茫白白地跑到台北闖天下，現在總算有了一手好技術」「我每個月都要他寄些錢回家，跟個會以後也才有點錢去買房子，唉！這孩子真是，不知道忙些什麼？過年都不回來。」

(二)文二：你到底在那裡？

「不歸的人：你到底在那裡？我很思念你。在這世上只有我們兄弟相依偎，你究竟在那裡？」

我首次遇見他時，只見他唯唯諾諾，父親嗜酒愛賭，母親求去他嫁，家庭溫暖至此盡然。日思幼時愉快的雙親夜夢曾經美滿的家庭，于是他瘋了。弟弟原依父親學「水電，但却不堪其父酒後毆打，離家北上求職，他因而更加心傷，在日記上寫下：「不歸的人：你到底在那裡？……」

※ ※ ※

「孩子，不要不理我……」

「孩子，我知道你們恨我，恨我遠離而不照顧你們，你們可還記得當時你們父親領日酬酒賭博，一回家就是要錢，稍不如意又是一陣毒打，因此我離開了你們。上一代的錯誤要你們去承擔後果，實在很不公平。唉！你們一定很恨媽媽。」「孩子，我知道你渴望家庭的溫暖，在現實社會中，那回首無顧的感覺使你瘋了。我好幾次去看你，你都要我站遠些，下意識裡是這麼恨我嗎？」

(三)文三：十四年之後，他們終於結婚了

這件事竟攔了十四年，他們身心俱疲。

「我的兒子絕對不會去愛那女人，一個人如此瘦小，怎麼配得起我兒子，堂堂一個醫生怎樣也不會去找那門戶不相當的女人，你如果要作別人的媒再說吧，這個女人怎麼樣也免談。」

「謝謝您這趟奔波，我自己也知道希望很微渺，這麼多年了，我就是爭不過我的母親。我又不忍心無情離去，好在她能耐心等待，真難為她了！」

「我這幾年等得快等出病了，心情一直不能開朗，身子也因而不能健康，年華也真虛度，唉！我要等到何時呢？」

終於，母親首肯了，可是十四年……。